



中国名人全传

苏东坡全传

BIOGRAPHY OF SUDONGPO
Biography of Chinese Personage



李庆泉 王桂芝著

以雄才大略勤耕田治
德千秋伟业
以展宏图傲世领风骚
开一代风气
纵览古今成就天下

长春出版社



中国名人全传

苏东坡全传

李庆皋 王桂芝 著

长春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0 号

中国名人全传
常万生等 著

责任编辑：李凤畋 张 樱

封面设计：陈小牧

长春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印张：160
字数：4100 千字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印数：1—1000 套

ISBN 7-80604-644-5/K·51

定价：384.00 元（全十六册）

目 录

- “和仲要做范滂那样的人”…………… (1)
- “轼乎！吾惧汝之不外饰也。”…………… (12)
- 小轩窗，正梳妆…………… (35)
- 苏文擅天下…………… (48)
- 巨变激流几多搏…………… (69)
- 锐意报国何所惧…………… (90)
- 西子湖畔风雨稠…………… (118)
- 老夫聊发少年狂…………… (146)
- “这回断送老头皮！”…………… (168)
- 东坡赤壁娶朝云…………… (197)
- 狂放不羁骂司马…………… (222)
- 不辞长作岭南人…………… (250)
- 贬放天涯情未了…………… (271)
- 难圆阳羨梦…………… (287)
- 后 记…………… (312)

“和仲要做范滂那样的人”

北宋仁宗景祐三年(公元 1036 年)十一月十九日卯时,天空突然浓云密布,狂风大作,电闪雷鸣,暴雨骤至。

川西古城眉山纱縠行苏家老宅在狂风骤雨中挣扎着。

老宅四周被高大繁密的毛竹包围着,形成一个不小的宅院。院内有一片菜地和一汪池塘。池塘被万条雨丝鞭打着,塘水恼怒了,咆哮着,汹涌着,冲过随风俯仰的毛竹,向城东岷江奔腾而去。

老宅坐落在池塘边上,远远望去,黑黝黝一片。当雷电瞬间闪耀时,那建造得颇为别致的屋舍,从黑暗中暴露出来,与左邻右舍茅草房大不相同,一色青砖青瓦,屋檐高起,好似哪朝高官居住过的府第。只是岁月流逝,时代变迁,老宅显得苍老而衰颓。

忽然,从一个窗口传出一个女人痛苦的呻吟!一声接一声,一声比一声大。屋里亮起昏黄的烛光。

“夫人!怎么啦?”年轻男人被吵醒,烦躁地问道。

呻吟,没有停止,也没有回答询问。雨,依然下个不停。

“啊!你醒醒,夫人!”

年轻男人粗鲁地摇晃夫人两下。夫人常常夜里做些不着边际的噩梦。在梦中呼叫,大声说着梦话,他已经习以为常。夫人被唤醒,睁开眼睛,惊恐地凝视着坐在身边的丈夫,接着又向室内各处寻觅,问道:“夫君,僧人呢?他哪去了?”

“僧人?哪有什么僧人啊!你又做梦啦?”

夫人松了口气,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解释道:“你说怪不怪,十个月前,我做过一个梦,梦见一位老僧人,刚才梦里又看见他……哎哟!——快去叫彩莲……”

丈夫见妻子捧着隆起的肚子,疼得满脸是汗,又大声地呻吟起来,心里十分焦急,但又非常喜悦。

“要生了?生个儿子吧!”

他穿鞋下地,顾不上拿伞,赶紧推门出去喊奶妈任彩莲。就在这时,猛然一声巨响,天空被闪电照得一片惨白,接着又是一声炸雷,只见一团火球从门缝挤了进来,把他撞倒在地上,直奔床帐中的夫人而去。

床上的夫人看见那火球中,好像有位僧人,身子颇长、干瘦,一只眼睛塌陷紧

闭,另一只眼睛炯炯有神,灵光四射,跟自己梦中所遇一模一样,不由得大吃一惊,刚要张口发问,那火球与僧人,突然扑地,踪影皆无。而夫人则悠悠忽忽,昏厥过去了。

当奶妈任彩莲赶来时,一个新的生命已经降生了……

在婴儿啼哭声中,风消雨停云散,一轮红日冉冉升起,把岷江染成殷红。波浪平静的江水,温顺轻柔地向南流去。

苏家老宅一派喜庆。

程氏卧房门前升起大红灯笼,门上挂了一条红布带。这是产房标志,以为警戒,阻止外人进入产房禁地。又因为生的是男孩,则在门的左边挂一“弧”,就是挂一张木弓,象征男性阳刚,预示孩子长大成人,定能建功立业,报效家国。这是古代西南地区的民俗。

夫人程氏抬头看看孩子,脸蛋粉丹丹的,小嘴轻轻吮动着,眼睛紧闭,眉毛又黑又长,眼皮透双,脑门硕大,闪着睿智,很像他父亲。突然,她想起临产时恍惚见到的那个僧人,连忙扭过头,闭上眼睛,叹了口气。她是信佛的人,不知这是喜是悲。

程夫人是眉山城首富、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。十八岁嫁给苏洵为妻,替苏家已生三女一子。两个大女儿早夭,小女儿苏八娘是前年才生下的。那一子取名景先,身体一直不好,所以全家人都盼望程氏能再生一个健康的儿子。

真是天从人愿,程氏果然给苏家又生了一个儿子!

奶娘任彩莲一直不停地忙碌着,仔细地给孩子洗身子,垫尿布,用小锦缎被轻轻地包好,然后放进小床里,喜欢得不停地自言自语夸赞这孩子天庭饱满,地阁方圆,浓眉大眼,五官端正,将来长大必定大富大贵,没有注意程氏情绪异样。

程氏躺在床上,听了彩莲的喜庆话并不欢喜,那僧人的模样,一直在心头翻腾着。这孩子是他投胎转世,还是他想窥视什么?他是仙僧,还是魔鬼?程氏又叹口气,翻个身,仰面躺着,把目光移至屋顶棚。屋顶棚是去年新糊的,壁纸是夫君从都城汴京带回来的。夫君说京都人家最流行用这种壁纸,图案大方美观,每个方格中,有一朵富贵花牡丹,象征着吉祥。程氏觉得牡丹花没有什么特别好看之处,满墙满屋到处都是粉红色,弄得人眼花缭乱!她索性把眼睛闭上,用绿色彩缎被子把头蒙上,不去看那使人心烦的牡丹花。

彩莲看出夫人的烦躁,心里一惊。她是程氏夫人从娘家带来的贴身丫头。在苏家老宅里,是夫人的知心人,最知道夫人的心思。今夜生了儿子,夫人怎么会不高兴呢?她给孩子盖好被子,小心地走到夫人身边,悄悄地低声问道:“夫人,不舒服吗?要不要做点什么吃?天都大亮了,雨也停了。我去厨房……”

“不，不用。”程氏掀开被，摇摇头道，“彩莲，老太爷来过吗？”

“过来了。”老太爷是指苏洵的父亲苏序，上上下下都这样称呼他。“老太爷在门口问，是不是孙子？我说是孙子。老太爷高兴地说，是孙子就好！说完就走了。这老太爷就知道要孙子。”

程氏微微抿了抿嘴，但没有露出笑容。

“去把他爹叫进来……”

“他爹”是指夫君苏洵。按照习俗，女人生孩子，任何男人，包括丈夫在内，都不能进产房。彩莲瞅着程氏，好像不明白夫人这话的意思，劝道：“夫人，你得睡一会儿歇歇了。”

她想把夫人的话岔开，阻止苏洵进产房。

“不，把他爹叫进来，我有事告诉他。”程氏固执地坚持道。

彩莲知道她的脾气，她决定做的事情，你就别想劝住她不做。可是，忠诚于主人的善良心肠使彩莲又不能闭口不劝告，于是为难地小心地道：“夫人，两个月前，我生路儿时，不是你对我说，不要让阿路爹进产房吗？男人进产房不吉利呀！”

程氏突然拉长脸，不言语了。

彩莲知道夫人生气了。刚刚生下孩子，是万万不可恼怒生气的，赶紧笑嘻嘻地和解道：“好啦好啦，我把老爷请来就是啦！”

任彩莲无可奈何地退出产房，心里还在抱怨程氏不听自己劝告，担心会发生不吉利的事情。

红日高升，阳光透过窗棂，探视着小床上的婴儿。孩子吮饱奶娘彩莲的乳汁，甜甜地睡着了，红扑扑的小嘴不时翕动着。

房门轻轻推开一条缝，探进一个头，先看一眼小床上的孩子，继而冲着程氏嘿嘿地笑道：“夫人，还没睡呀？折腾了一夜，应该睡一会儿才是。夫人想吃什么，吩咐奶娘彩莲就是了。”

“夫君……”刚一开口，程氏不由得哽咽，说不出话。

夫君苏洵心里一惊，急切地问道：“夫人，莫哭莫哭，有话慢慢讲嘛！”

程氏见夫君依然站在门槛外面，不肯越雷池一步，心里一阵难过，索性用被把头蒙上。

苏洵猜不透夫人是在继续哭泣，还是哭罢欲睡，不明白她生下个健壮的大儿子，如愿以偿，为什么还不满意。他摇摇头，仍旧没有跨过门槛，嘟囔道：“夫人，好好睡一觉，就会好的。要听话，不要任性发脾气。”他见妻子不言语，以为妻子听从自己劝慰，不再使性子，浑身一阵轻松。

从窗棂钻进来的阳光，慢慢爬过小床栏杆，轻柔地吻着儿子粉嘟嘟的小脸

蛋。苏洵心里暖洋洋的，真想走过去抱抱儿子，亲亲儿子。但是，他忍住了！他不愿意让父亲生气发火，骂自己不懂规矩，尤其不忍心由于自己任性妄为进了产房，给她们母子俩带来不吉利。

景祐四年(公元1037年)，春花烂漫季节，苏家小儿已过百日，还没有为儿子想好名字，这不免使程氏有些焦急。

而苏洵自儿子出世之后，比以前更加游荡无度，每晚回到家里，总是醉醺醺的。程氏越发认为是那僧人带来的不幸，心中十分不乐。

苏洵推开屋门，夜月皎洁，泻进一片银色。程氏迎上前，扶住丈夫，柔声道：“夫君，先喝杯解酒茶吧。”

“不，不用。我——我没醉。”

苏洵口齿不清地辩白着，推开夫人的手，摇摇晃晃地走到椅子前，一屁股坐下，把程氏送到嘴边的茶喝下肚里，顿时觉得心胸畅快，头脑清爽，睁眼看见妻子正凝视自己，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。

程氏问道：“孩子已经过百日，该给他起个名字啦。”

孩子出世后，苏洵就在琢磨孩子的名字，但一直没想好，翻阅好多典籍，查了不少字书，都没找到一个恰当的名字。他摇摇头，权作回答。

“咱大儿，取名景先。这第二个儿，如果按排行顺序：长仲叔季……他是仲。先按长幼顺序给他起个乳名，以后长大出去上学时，再起名与字，未为迟也。”

苏洵觉得妻子说得有理，高兴地回道：“好！先起个乳名。景先身子骨太弱，就给这孩子起个平安康泰之类的小名，怎样？”

程氏心想，愿老天爷保佑他和乐乐、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，不要出差错，不要遇坎坷，没有高官厚禄，不能光宗耀祖也成！

“夫人，不同意吗？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唉！又想起那个僧人……”

“我不是跟你说过嘛，那是做噩梦，不会有这等怪事，不要胡思乱想啦！我不相信这个，你也不要相信。”

这些话，程氏也记不清丈夫说了多少次。满月后，第一次向丈夫讲述那僧人，苏洵就不相信。曾为她解梦，说那是因为她雷雨之夜太紧张，太恐惧，生孩子时太疼痛所产生的幻觉。平常人在暴风雨之夜都会做噩梦，产生幻觉，何况一个即将生产的孕妇呢？丈夫不相信佛家那些“轮回”之说，程氏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一时是难以忘却那个僧人的。

程氏想了想，说：“夫君，就按你的意思，叫他仲和吧。取‘和’字的和和美、和和气、和和平安，孩子平平安安，健康成长。”

“行！和气致祥，是个好名字。”

苏洵不想再跟妻子说什么。此时他心里装满了“治学”与“治生”的矛盾。自从孩子降生之后，他忽然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猛然加重了，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吊儿郎当地只知玩乐。养家糊口，像二哥苏涣那样考进士，出外为官，光宗耀祖，这才是一个男子汉必须做的，否则连妻子和长大后的儿子，都会耻笑自己的。然而，自己早过“既冠”之年！更令他难以解脱的是，如果自己发愤去“治学”，那么，妻子儿女以及老父亲谁来照顾？他叹口长气，握紧的拳头猛然砸在桌子上，桌上的杯子和水壶都禁不住跳了两下。

程氏吃了一惊，夫君为何事发这么大脾气？如果不同意“和仲”这名字，还可以另外商量别的名字嘛。她转身见丈夫两手捧着头，头在两手中间摇晃着，现出无可奈何痛苦的模样，惊问道：“夫君，怎么啦？刚刚还好好的，你这是哪儿疼痛？找医生看看吧！”

“不，不是。是我……唉！”

苏洵摇摇头，长叹不已。

“贱妾嫁到苏家，与夫君从未发生过龃龉，也未因一点小事红过脸。夫君有什么话不能对贱妾说呢？如果贱妾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务请夫君……”程氏欲言又止，不觉眼圈一红，流下一滴眼泪。

“哎呀！夫人，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？只是，这……实在让我难以开口！”

苏洵急躁地站起身，在地上转了两圈，见程氏泪眼婆娑，低头默语，似嗔非嗔，突然站住，像下了决心，道：“夫人，不是我不想把心里话讲出来，唉！难啊……”

“夫君，有天大的难处，说出来，我们夫妻共同承担。”

程氏把眼泪擦干，一双秀目，流露着期盼。

苏洵双手合在一起，搓来搓去，又作了一番斗争，终于痛苦地道：“二哥来信询问大哥病况。责问我年及而立，为什么还游荡乡里而不知光耀门庭，如同乡野小儿！二哥历述自唐代女皇则天朝，先祖苏味道官居宰相之后，苏家门庭式微，几代务农，现今只有二哥出蜀在外权任主簿、司法、承事参军之类小官，如何光宗耀祖，振兴家门啊！”

程氏心中大为震撼，原来夫君为振兴家门而苦恼，暗暗高兴，轻轻地打破沉默，柔声道：“光耀祖宗，振兴家门，为君王分忧，为家国效力，乃亘古男儿之鸿志！二哥所言极是！不知夫君有何打算？”

“我……我何尝不想……唉！”

沉默良久。

程氏并不急于追逼丈夫讲出自己所思所想，知道丈夫的脾气，他不会轻率讲

出自己不成熟的想法。丈夫是个稳健之人，每件事都要经过深思熟虑，作出决断之后，才会讲出来。而讲出来的决断，是不会轻易改变的。

果然，苏洵又从竹椅上抬起身，走到程氏面前，双目炯炯，似有所求地盯视夫人一瞬间，然后垂下眼帘，无奈地道：“我自视从现在开始发奋苦读，赴京应试，还可以拼搏一番！但是，大哥重病在身，二哥外出做官，父亲年迈，苏家只能靠我主持家政，维持生计。如果我一意发愤治学，一大家人的生活，如何是好？”

程氏听罢丈夫的心里话，兴奋地站起来，抓住夫君的双手，满眼热泪，道：“今日夫君所言，贱妾早就想说而未能说出口啊！夫君果然是位有志气的君子，实乃苏门之大幸！夫君不要因为家事而放弃苦读经书，振兴门庭，效命君前。贱妾情愿受苦受累，替夫君照顾年迈公爹和重病兄长，还有养育我们的孩子。请夫君放心好啦！”

苏洵动情地注视着程氏。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，将落在妻子一人肩上，他明白未来日子的艰辛，心里涌动着无限激情，把程氏拥到床边坐下，把嘴唇送到程氏耳边，轻声地喃喃道：“贤妻……允明想……不知道怎样……允明一定报答……”

一阵带着浓烈酒气的热浪，扑在程氏脸颊上，痒痒的，又犹如一座大山压在身上。她没有听清丈夫断断续续嘟囔些什么，只听得丈夫自称他自己的字“允明”；在庄重严肃场合才称呼字，丈夫是怎么啦？丈夫火一般的感情，骤然包围了她，拥抱了她。她顺从地幸福地闭上眼睛，心中也燃起朵朵温馨的火花。

宋仁宗宝元二年(公元1039年)二月，程氏又生下一男孩，起名为同叔。

和仲七岁那年夏天，特别闷热。苏家老宅后园毛竹树上的蝉鸣声声，烦躁不宁。没有一丝风，坐在树阴下，也不觉得凉快。

程氏怀抱四岁的同叔，汗流浹背，苦不堪言。同叔长得胖，因为燥热，身上起了一片片的红疙瘩，不停地哭闹着。程氏给孩子扇着扇子，心里盼望着树阴下的那个老尼姑赶快离开。她是客人，不主动告辞，作为主人不能赶她走。

和仲亲昵地趴在老尼姑的腿上，专注地倾听着她在讲什么。这孩子就喜欢跟出家人说笑玩耍，听故事。老尼姑是苏家常客，每次一来，和仲就不离左右地缠着她。她也不嫌弃孩子吵闹。一个从来没有生育过儿女的老尼姑，这般喜爱孩子，流露着天生的母爱，真让人感动。

程氏今日心里烦，见儿子跟老尼姑那股亲热劲，不由得皱起眉头，呵斥道：“和仲儿，过来，别缠着大师奶！天这么热，让大师奶清静一会儿。”

“妈妈，大师奶讲的故事可好听啦。”

和仲头也没回地嘟囔一句，一副专心致志的模样。

大师奶微微颌首，满脸皱纹慢慢绽开来，伸出一只手，抚摸着和仲的头，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孩子悟性太高，将来一定是位治国良臣。老衲给他讲后蜀国君孟昶宫中的趣事。”

“大师奶，您老歇一会儿吧。看这热天，累坏您的身子。”

“和仲妈，看您说的，今年老衲九十岁，不怕冷不怕热，身子骨结实着哩。”

和仲见大师奶中断故事，只顾跟妈妈闲谈，很不高兴，扭过头来，冲着妈妈发脾气：“妈妈，别捣乱好不好？求您啦！”

程氏见儿子在客人面前骂自己“捣乱”，有些生气。真想厉声教训儿子一顿，但是，在老尼姑面前实在不好发作。老尼姑的师父跟苏家是远亲，听说老太爷苏序称她师父为表姨娘。程氏未见过她，也弄不清他们之间的辈分。

“阿弥陀佛，和仲，不该这样跟妈妈讲话。爹爹外出远游求学，你要听妈妈的话。”

“大师奶，我懂。快讲花蕊夫人的故事吧。”

和仲缠着老尼姑，央求她接着讲故事，不理睬妈妈是否生气。

老尼姑忽然板起面孔，推开和仲的小手，严肃地道：“不行！去向妈妈道歉，说下次不敢了。阿弥陀佛，去吧！有志气的男儿，知错必改。”

和仲无可奈何地站起来，垂着头，走到妈妈面前，抬眼看见妈妈满面怒容，害怕了。爹爹半年前离家游学时，拉着自己的手说：“和仲，你要记住！哥哥景先后，爹爹不在家，你就是家里的长兄，应当照顾好妈妈，照顾好姐姐和弟弟。懂吗？”他似懂非懂地答应着，只记住要听妈妈的话，做个乖孩子。可是，今天却当着大师奶的面，说妈妈“捣乱”太不应该了！

“妈妈，和仲给您跪下磕头。妈妈，原谅和仲吧，和仲要听大师奶讲故事哩。”

孩子一跪下，程氏就原谅了儿子的过失，微微笑道：“这么喜欢听大师奶讲故事，我看你就跟大师奶进尼姑庵出家吧。”

“妈妈此话可是当真？”

程氏看着儿子仰起的脸蛋，粉红娇嫩，双目炯炯，天真无邪，知道自己说走了嘴，儿子把自己的话当真了，用话岔开儿子的追问，道：“和仲站起来，给妈妈说说，大师奶讲了些什么？妈妈也喜欢听讲故事。”

和仲听妈妈也喜欢听故事，非常高兴，从地上跳了起来，道：“大师奶说她年轻的时候，经常跟随师父到蜀国王宫里，拜访国君孟昶妃子花蕊夫人。有一天夜里，天气非常闷热，花蕊夫人陪伴国君来到摩河池上乘凉。在乘凉时，花蕊夫人填了一首小词。词牌叫〔玉楼春〕。哼唱给国君听。孟昶听后很高兴，很喜欢这首词。”讲到这儿，回头看一眼大师奶，“孩儿想知道这首〔玉楼春〕词。大师奶还未来得及说，妈妈就……”

大师奶听罢，哈哈大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说来说去，还是你妈妈错了？你这小子！”

“不是。大师奶，您就把词说出来嘛。妈妈也喜欢听。”

程氏知道自己儿子的脾气：固执，难缠，他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就会千方百计弄到手，于是也帮着儿子求情道：“大师奶，您就积德行善告诉他吧。他父亲不在，这孩子——唉！”又转身对和仲嘱咐道，“大师奶告诉你这首词，听完就到别处玩去，不要再缠着大师奶啦。”

大师奶咧嘴笑着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般清晰可见。她穿件青蓝粗布长袍，手里擎着一串念珠。念珠不停地在她手中滑动着。大师奶清了清嗓子，不再说话，轻轻地吟唱道：

冰肌玉骨清无汗，水殿风来暗香满。绣帘一点月窥人，倚枕钗横云鬓乱。起来琼户启无声，时见流星渡河汉。屈指西风几时来？只恐流年暗中换。

程氏是位有文化教养的妇女，幼年即喜读诗书，对于这些流行的小词，也会哼唱几首，比如〔望江南〕、〔南歌子〕这些简单短小的。〔玉楼春〕这个词牌，她是第一次听人吟唱，觉得耳目一新，清凉空灵，心里暗暗地背记着。

“和仲，能不能把这首小词吟唱一遍呀？不必急，不必急，改日老衲再来听你吟唱。告辞了，和仲妈！叨扰，叨扰，阿弥陀佛！”

老尼姑边施礼边往园外走。

程氏边还礼边相送，殷切地嘱咐再来。

突然，和仲跑到妈妈面前，拉住妈妈的衣襟，道：“妈妈，刚才不是说让和仲跟大师奶去庵里，出家为僧吗？妈妈，现在我就跟大师奶去了。”

说着，转身跟在老尼姑背后，就往园外走。这可吓慌了程氏，儿子真的去出家，夫君回来如何向他交代？忽然又想起那僧人之事，果然是他在其中做怪！和仲平日喜欢跟僧人道士尼姑在一起玩，现在又要出家为僧，这还了得！

“和仲！快回来！刚才是妈妈跟你说着玩哩，哪能当真？傻孩子！”

“妈妈怎能跟孩儿戏言？”

“和仲！你爹爹回来会生气的。”

提起父亲，和仲软了。家中事情，没有父亲同意，是不能做的。自己出家为僧，当然必须父亲同意才成。

老居姑姑住脚，转身笑道：“和仲，妈妈说得对，你要出家为僧不难，只要父亲同意就成！现在父亲不在家，就不能擅作主张。”

程氏是个要强的女人，儿子在老居姑面前抓住自己一句话不放，让自己没有台阶下，好不尴尬。送走老尼姑，转过身，板起面孔，厉声道：“和仲，跪下！”

“妈妈，孩儿做错了什么事情？”和仲瞪视着妈妈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

“还敢顶嘴！阿路，拿戒尺来！”

阿路是奶娘任彩莲的儿子，大和仲几个月，充当和仲的书童和小跟班，他见夫人真的生气了，不敢怠慢，撒腿跑出后园，不是去拿戒尺，而是到后屋找自己的娘任彩莲，慌慌张张地道：“娘，夫人要打少爷，快去救少爷！”

“为的啥子事哟？刚刚不是听大师奶讲故事吗？”

“娘，快去吧！我也不知道。”

奶娘边问边往后园紧走。和仲是吃她奶水长大的，比自己亲生的路儿还要亲。当年为了奶和仲，让少爷吃饱，只得叫路儿喝羊奶，稍稍长大，就跟大人一样吃饭，因此路儿的身体远不如和仲结实。

没有进后园，奶娘就高声数落和仲道：“哟！少爷呀，怎么又惹你妈生气啦？”进得后园，见程夫人脸色铁青，非常难看，知道今日之事非同一般。看见和仲垂手低头，站立不语，明白少爷的执拗脾气又上来了，赶忙劝道，“我说少爷呀，老爷不在家，你是想把妈妈气病吗？快跪下，向妈妈认个错，说以后不敢了，乖乖地听话，啊！”

和仲已经跟妈妈理论半天，妈妈气更大了，他才闭上嘴，见奶娘来了，像见到了救星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委屈地哭起来，扑进奶娘怀里。

彩莲抚摸着少爷的头，柔声地劝道：“乖孩子，别哭。来来，跪下，给妈妈磕个头，说错了。好，真乖。”

和仲顺从地跪下，按奶娘的吩咐，向妈妈认了错。

程氏明白儿子心里并未认错，想给儿子讲讲道理，让他口服心也服。但是，那实在太难了，这事情只有等他父亲回来，让他父亲教训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苏洵才从外地游学返蜀，听说儿子要出家为僧的事，非常生气，当即决定把他送到眉山天庆观北极院乡校学习。

这所乡校规模不大，先生是位老道士，名叫张易简，颇佳赏和仲的聪颖。而苏和仲更敬佩先生渊博学识及修炼的道术，于是结成了忘年之交，有时竟然夜不归家，盘坐于地，专心听道士讲道读经。

程氏又为儿子从热心佛事转而潜心道家忧心忡忡，本想跟丈夫商量一个办法，但苏洵发愤苦读，无心过问儿子的喜好与志向，只要儿子能拜师读书，也就足矣。当苏洵再度离家游学，程氏便自作主张，把和仲留在家中，令他和五岁的弟弟同叔一起读书，自己亲自授课。

那天，读《汉书·范滂传》。和往常一样，先由和仲朗声诵读一遍，然后程夫人开始讲解。

程氏沉吟半晌，慢慢地道：“清官廉吏不得善终，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啊！你们兄弟俩长大成人，将来做官，千万不要跟那些坏官贪官为伍，要做个清官忠臣。和仲，听见没有？”

和仲读完范滂传，正在思索范滂为什么情愿自首被杀，听见母亲询问，慌忙道：“妈妈，孩儿以为范滂完全可以逃跑，到深山古刹中，读佛学道，做个积德行善之人……”

和仲抬头，见母亲紧皱眉头，突然停住不语了。

程氏明白儿子出家学道之心并未改变，心中有些不悦，沉默片刻，开导道：“东汉桓帝时，朝中宦官专权，专门迫害清官廉吏。当时朝政昏暗，民不聊生。延熹九年，宦官诬告李膺等大臣结党，‘诽讪朝政’。结果有二百多人被逮捕，震惊朝野。和仲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家为保全自己性命，都逃跑到深山古刹，这些宦官奸臣不是更加嚣张了吗？”

程氏看看两个儿子，只见和仲圆睁双目，紧抿双唇，愤愤然了；而同叔微张小嘴，专注地听着，急于想知道结果。程氏点点头，心里渐渐激昂起来，大声道：“难道普天之下，没有一个为国为君为民分忧的男儿？不！有！乃范滂也。范滂‘少厉清节’。当时冀州因连年饥荒，官贪民反，朝廷派他任清诏使按察冀州。范滂年轻有为，登车揽辔，慨然而往，立下澄清天下之志！在冀州，他举奏贪官，严惩污吏，开仓赈济百姓，得到众人称颂。后来，他出任汝南太守宗资的功曹掾时，对那些言行违背孝悌，不轨仁义的人，都严加斥逐，不跟他们交往，甚至连话都不跟他们说。范滂一生以惩恶扬善、廓清天下为己任。他群居不倚，独立不惧，与势利小人进行不懈的斗争！”

同叔插话道：“妈妈，范滂不怕死吗？”

程氏正色道：“一个好男儿，有‘澄清天下之志’，就不会怕死！同叔，懂吗？”

同叔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和仲专注地听着，没有任何表情。

程氏喝口茶，像说书讲故事，慢慢地道：“范滂是个正人君子，从来不阿附贪官污吏和专横跋扈的宦官。这样就得罪了宦官，被列入党锢名单中，先后两次被捕入狱。第一次是汉桓帝延熹九年，和李膺等二百多人一起被逮入狱。狱吏受宦官指使，对被捕官吏严刑拷打。范滂看到跟自己囚在一室的人，多病体弱，不堪拷打，就主动站在前面，让狱吏先打自己。”

程氏略略停顿，看看小兄弟俩静静地听着，暗暗高兴，又道：“不久，汉桓帝派中常侍王甫去提审。范滂等人手足都戴着沉重的刑具，还用一个小黑布袋蒙着头，依次跪在阶下。王甫责问范滂说：‘你身为人臣，不思忠君报国，而交朋结党，相互包庇褒扬举荐，无端虚构事实，攻击讪谤朝廷。你们要造反吗？快快从实招供，不得隐瞒！’范滂微微冷笑，不慌不忙地回答：‘在下听圣人孔夫子说过这样

话：见善如不及，见恶如探汤。还听说：农夫去草，嘉谷必茂；忠臣除奸，王道以请。在下所作所为与交朋结党毫无关系，更没有讪谤朝政。’范滂慷慨陈词，雄辩滔滔，大义凛然。”

同叔又插嘴问道：“宦官那样恨他，为何又把他放了？”

和仲皱起眉头，不屑地回道：“你听不懂吗？这不写着嘛：‘初，滂等系狱，尚书霍谓理之，及得免。’”

“和仲，弟弟年幼，你是兄长，要耐心给弟弟讲解。关于赦免范滂等人，在这里仅用‘理之’二字，是让人难以理解。同叔提出疑问是有道理的。在《党锢传序》中，写得较为详细，我记得是这样记叙的：‘尚书霍谓、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，帝意稍解，乃皆赦归田里，禁锢终身。’同叔，这回明白啦？”

“妈妈，有两位大臣上表救助，皇上就赦免范滂他们了。那他们第二次被抓，这两个大臣是不是没有上表救助啊？如果有更多的大臣出面相救，他们就不会被杀了。”

“同叔！别瞎说好不好？这里明明写着‘帝意稍解’，稍解是什么意思？是皇上并没有完全接受两位大臣的上表请求，并没有赦免范滂他们，仍然要‘禁锢终身’的。”

程氏既不回答同叔的问话，也不对和仲的意见表示赞同。两个孩子说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儿。和仲有些自傲，不会体谅人，自己明白的、知道的事儿，就认为别人也应当明白、知道。这孩子心里想的，完全表露在外，毫无隐藏。而同叔却好思索，喜欢提问题。两个孩子的性格脾气这么不同。她摇摇头，又继续道：“范滂第二次被捕是在汉灵帝建宁二年，宦官侯览、曹节挟持皇帝，遂大肆诛杀党人。那天，朝廷诏命由督邮吴导带着到范滂家乡汝南。吴导不去抓人，却回到自己家，怀抱诏书，伏在床上痛哭。人们不知原委，非常奇怪。范滂听见此事，立刻猜到‘一定是为我之故’，马上亲自来到县衙受绑。县令郭揖非常同情范滂，情愿解除印绶，不做官，想跟范滂一起逃亡，劝道：‘天下如此之大，先生为什么不逃跑，而要坐以受缚？’范滂鞠躬致意，婉谢道：‘范某被逮，只求一死；滂死则一切祸患就会结束，不再祸及其他人。故此范滂怎敢以罪连累郭大人？又怎能忍心让老母亲因为我流离失所？’范滂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唯一担心的是深怕增加慈母的悲戚。在跟母亲诀别时，劝导母亲道：‘仲博贤弟一贯孝敬母亲，他完全可以供养母亲安度晚年。滂儿要西去黄泉，与父亲为伴。弟弟与我，存亡各得其所，实为大幸。只是母亲大人与滂儿诀别，割断不可忍之恩情时，请万万不要过分悲伤。’范滂母亲是位深明大义的母亲。她深知在当时奸邪横行的世道，想要堂堂正正地做人，一定会付出痛苦代价的，于是正言教诲儿子道：‘儿呀！你能够跟李膺、杜密这样的忠臣廉吏共同反对奸佞，一样美名远播，今天去死，还有什么值得悔

恨的呢？既有美名，又想求得长寿不死，二者怎么可能兼得呢？’范滂跪在母亲脚下，聆听教诲后，再次跟母亲拜别。当他站起，看见自己儿子跪在自己身后时，沉痛地对儿子道：‘我要是想让你学坏作恶，就得苟且偷生，与奸邪同流合污，为非作歹。这是我身为父人父所不愿做的，也不希望你去学！假若使你能够作为一个正人君子，为善积德，廉洁正直；嫉恶如仇，那么，为父我只能接受今日的不幸。’范滂一家老少三代的所作所为，感动了行路之人，他们莫不痛哭流泪。当时，范滂年仅三十三岁呀！”

程氏放下书，慨然叹息良久。

和仲猛然站起，走到母亲身边，拉住母亲的手，望着母亲那双慈祥、忧虑的眼睛，激动地说：“妈妈，和仲长大若是做范滂那样人，妈妈能允许吗？”

程氏注视儿子那一对炯炯发光的明眸良久，郑重其事地回道：“和仲儿，你若能成为范滂，难道妈妈不能成为范滂之母吗？你果真能像范滂那样为正义事业，轰轰烈烈大义凛然地去死，我就能像范母那样不悲戚，为你感到骄傲！”

同叔见哥哥受到母亲的称赞，也跑到母亲跟前，依在母亲怀里，撒娇道：“妈妈，二哥能做范滂，我也要做范滂！”

程氏把同叔推开，板起面孔，训斥道：“同叔，你站好！做范滂？这不是儿戏！你先要向二哥学习。和仲二哥现在有‘澄清天下之志’，长大后像范滂那样做一番事业。明白吗？”

同叔不高兴了，小嘴噘了起来。

和仲还在思索范滂，想着妈妈那郑重其事严肃的神情，仿佛那双慈祥而忧虑的眼睛，还在凝视着自己。他心中暗暗下决心：做一个范滂式的人。

“轼乎！吾惧汝之不外饰也。”

庆历七年(公元1047年)五月十一日，和仲祖父苏序病逝眉山家中。

程夫人欲哭无泪，疲惫地坐在老人家灵堂里，痴痴呆呆地盯着老人家的灵柩。唉！老人辛苦操劳一辈子，弥留之际，一个儿子也不在身边。程氏心里悲伤极了。她站起身，在灵柩前拜了又拜。

“夫人，夫人！可要支撑住啊！苏家现在只有夫人主事，这种时候，万万不能病倒啊！心里不好受，您就在老太爷灵前哭一场吧。”奶娘任彩莲恳切地劝道。

女儿八娘跪在母亲身后，伏在地上，哭泣着。和仲和同叔兄弟俩戴着重孝，

像两个小大人，乖乖地跪在姐姐身旁，向爷爷灵柩叩头，两双眼睛哭得通红。兄弟俩眼睁睁地看着爷爷安详地离去，舍不得慈祥的爷爷。几天前，爷爷还曾经拉着孙儿俩的手，抚摸着孙儿俩的头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苏家……希望……”

老人家睁开一双昏浊的眼睛，好像真的看见了“希望”，是苏家老宅的“希望”！接着又摇了摇头，颇为不满地皱起灰白的双眉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和仲在心里琢磨着：爷爷是说“苏家希望”我们兄弟俩……；还是说我们兄弟俩是“苏家的希望”？爷爷皱眉头，又是啥子意思呢？爷爷平日从来不呵斥人、教训人。在这最后时刻里，爷爷到底想说些什么呢？

老人家咳了口痰，喝口水，缓缓地道：“不要叫和仲、同叔了。……什么和呀同呀？……苏家的希望，希望你俩走出家门，像二伯父那样，懂吗？”

和仲终于明白爷爷的意思了，狠劲地点点头。

同叔心里想不开。自己的名字是父亲起的。《离骚》里说：“皇览揆余初度兮，肇锡余以嘉名。”父亲观察估量我初生时的容貌、气度，才赐给我这个美好的名字，怎么可以随便更改呢？但他不敢直率地说出来，抬眼瞅瞅哥哥。哥哥却对爷爷说：“爷爷，和仲长大要出蜀，在外面做一番大事业，正缺少一个做大事业的名字。爷爷给孙儿起个名吧。”

程氏在旁，见和仲纠缠卧病的爷爷，正要开口斥责，想把他赶走，爷爷却欠起身子，倚靠在墙上，待喘息略略平静，向程氏摇摇手，对两个孙子道：“好孩子！‘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！’出蜀后，还要千里跋涉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出蜀赴京，不是易事啊！要骑马坐车坐船……”

老人家眼前，渐渐浮现两个出蜀赴京应试的学子。一个站在车上，手扶车轼，瞻望漫漫前路，任凭迎面狂风吹起鬓发，扯起衣襟。另一个坐在车里，静静地瞧着路面上的车辙：辙印一会儿深，一会儿浅，在两个车轮下，向后迅速地绵绵不断地延伸着……那两条平行的车辙是由两个车轮滚动碾轧出来的，有了车轮才有车辙；有了车辙，车轮在车辙里滚动得才更快，才不至于迷失方向，才能日行千里。想到这儿，老人家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。这是老人家病卧在床后，第一次微笑。

“孩子，爷爷为你们哥俩想好了名和字，今日就赐给你们。”

和仲高兴地抱住爷爷的大手，大声谢爷爷。同叔站在一旁，没有任何表情。

爷爷并不在乎小孙子的冷淡情绪。大孙子天真活泼，直率多话；小孙子爱静不爱动，内向少语，遇到天崩地陷之事，他也不会惊恐或最先逃跑躲藏起来。爷爷慈爱地抚摸着大孙子的头顶，慢慢地道：“你就叫轼，字叫子瞻。”

“轼？”

“轼，是在车前面，供人凭倚的横木。”